

# 紙紮燈籠 見證文化傳承

## 師傅：社會太平 來看紮作的人多了



▲詹偉強將圓筒形燈芯放入燈籠內，走馬燈製作就算完成。

### 保留傳統

中秋節將至，街上開始掛滿大大小小塑料或氣球燈籠。但在深街小巷裏，卻隱藏了民間傳統藝術——紙紮燈籠。有老師傅親手紮出一米高大走馬燈，燈光一開，燈芯中栩栩如生的飛龍舞鳳徐徐轉動，老街坊讚嘆「好耐無見過」，年輕人則好奇得目不轉睛。

有紮作達人在街市製作了一隻巨型兔燈籠，街坊紛紛拍照留念，當遇到有興趣者，還會親手教紮燈籠，「其實很多外國人甚至內地同胞，都對紮作很感興趣，香港正是他們學習的基地。社會太平，疫情放緩，今年有心情看紮作手藝的人明顯多了。」他們堅持親手紮燈籠並非只為做生意，而是希望為延續這門快將失傳的中華文化，出一分力，將傳統保留。

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（文） 凱 楊（圖）



▲巨型紙紮兔燈籠放在店外，吸引了不少大小朋友前來打卡拍照留念。

## 走馬燈師傅詹偉強

“能夠讓下一代明白，就多做一點。”

經營至今逾半世紀的紙紮老店大昌隆紙號，隱藏在油麻地新填地街一處角落，踏入門，有如隔世，帶人回到了燈燭輝煌的時代，一串串的紙紮燈籠掛滿天花，楊桃、金魚、兔子等不同造型，其中最令人注目的，就是桌上一盞紙紮走馬燈。

### 手畫龍燈鳳燈栩栩如生

「喲！你來啦？」人稱強哥的店主詹偉強，一頭花白，但仍非常精神，熱情地上來招呼一趟，便急不及待地把記者拉到他的傑作旁，是兩個一米高的六角走馬燈，燈頂有六隻角，每隻都是主題的畫像，一個是龍燈，一個是鳳燈，龍鳳都是手畫的，雖然不及印製的整齊，但各有神態，栩栩如生。

燈的中段位置有一層薄薄的白色砂紙，以打豎的皺紋順時針遮蓋，圍繞着整個燈籠，強哥說這個就是「屏幕」，「為什麼叫走馬燈？看看你便知！」說罷就馬上把燈點了起來，一束七彩光隨即透過白紗映入眼簾，不一會兒，籠中的彩塊竟開始徐徐轉動，黑色的鱗片、綠色的身體、隨轉抖動的爪，最後轉入的是神氣十足的龍頭，張嘴像隨時會噴出烈焰。轉動的速度不快，而「屏幕」每次只能映射出一小部分的龍軀，要看完整條龍，只能坐着慢慢看，十分有趣，看得入迷，令人忘卻時間流逝。

走馬燈原理簡單，就是靠燈內熱力產生的上升氣流，推動燈中間的圓筒形燈芯，讓燈芯帶着芯上的圖畫轉動，在外看來，就像圖案自己在跑一樣。現時的走馬燈已經不用蠟燭推動，轉為鎢絲電燈，原理一樣，但更節源，也不怕燒完了要換蠟燭。

「這兩個燈，我做了一個半月才完成。」強哥說，最難的並不是如何紮，而是構思整個燈的模型結

構，和做燈芯，其中光是燈芯，就換了好幾次。一開始，強哥是用工廠製作的燈芯，用的是塑料片，上面打印的龍圖也不好看，放在籠中，點亮了根本看不到圖案，只能看到模糊的色塊。

「果然工藝還是不能省時。」於是強哥就用手工，將龍重新雕刻，先是鱗片，逐一挑出三角形的洞，每一片的大小要均勻，再貼上透明的顏色玻璃紙。龍鱗是金色的，身體是紅色的，輪廓則用綠色勾勒。經過雕空及貼上透明透光的紙後，燈芯中的圖案遇光即現，栩栩如生。

「50年代時的走馬燈比這個還漂亮，各個師傅都比拼手藝，什麼花樣都有，可惜現在幾乎看不到啦。」強哥說，以往的元宵、中秋節日，街上就會掛滿不同的燈飾，最矚目的就是動畫般放映的走馬燈了，往往會圍上一群人欣賞。但隨着人手製作成本愈來愈貴，產量要求愈來愈高，紮作開始消失，慢慢地，走馬燈就從節日中消失。

### 「挑一個，中秋節快樂！」

掛上這個走馬燈，店舖就開始出現兩種賞燈人，一種是有點年紀的，「嘩，好久沒有看過這個燈了！」一聽就知道是「識貨」之人，強哥會立刻開燈給他懷緬一番。另一種就是記者這樣的年輕人，對着走馬燈目瞪口呆，強哥就細心講述這個燈的故事，「中國傳統文化很多會慢慢消散，能夠多讓下一代明白理解，就多做一點。」

離開時，強哥面帶笑容地提着兩個手造兔子燈籠上來：「來，挑一個，送你的，中秋節快樂！」



掃一掃  
有片睇

## 中秋節「提燈籠」源自西漢

### 話你知

燈籠文化始於中國西漢時期，原是元宵節用來增加喜慶氛圍的，一直到了唐朝，才開始在中秋節有提燈籠的活動，並慢慢成為中秋的習俗。

在古代，燈籠除了照明，也是幸福團圓的象徵。有民謠就唱道，「正月十五鬧花燈，五月端午掛紅燈，六月無風放天燈，七月十五蓮花燈，八月十五玉兔燈，九九重陽孔明燈。」



▲楊桃等不同造型的水果紙紮燈籠是中秋節應節必備。



▲詹偉強（左）說，以往中秋節，街上就會掛滿不同的燈飾。



▲紮作達人冒卓祺（右）在街市製作巨型兔燈籠，吸引不少途人停下欣賞。



▲冒卓祺（左）幫對紮作有興趣的女孩紮好基本骨架，讓她拿回家試試完成燈籠。



▲比卡超、兔子等不同造型的紙紮燈籠令人注目。

## 紮作達人冒卓祺

“這是我入行至今做過最大的一隻燈籠。”

近日元朗大橋街市出現了一隻高一米，長近兩米的巨型紙紮兔燈籠，吸引了不少人走來圍觀拍照，紮作師傅冒卓祺在一旁為兔子作裝飾，「這是我入行至今做過最大的一隻燈籠。」有中學生前來希望可以學習製作燈籠，冒師傅就馬上入店拿起竹篾，現場手把手教學。

### 兩米兔燈籠成打卡熱點

記者到訪當天，冒卓祺還在街市門口用漿糊沾在紙張上，然後撲上已經紮好的骨架上沾補，巨大紙紮兔逐漸成形，「這個不是商品，不收錢的，為的只是宣揚傳統，讓大家更了解紮作的傳統文化，日夜趕工趕了兩天，才做出來了個兔子樣。」

「紮、撲、寫、裝」是紮作組成必須的四個步驟，要做一隻紙紮燈籠，必須學會。紮，就是將竹篾掰成合適的角度和長短，然後重合起來，以砂紙綁起固定為骨架；撲，是用紙鋪在骨架上，呈現出作品形狀；寫，是以筆將作品的細節畫上，例如兔子燈籠的眼睛和嘴巴；裝，是最後步驟，將碎紙、小零件等配件裝上，大功告成。說來簡單，要紮得出來，動過手才知有多難。

「以前的中秋，每家每戶的小朋友，都會拿出一個小燈籠，蠟燭一點，就像地上的星河一樣。」冒師傅說，楊桃是中秋時令水果，兔子來自嫦娥奔月的故事，都是應節物品，金魚就容易紮作，所以成為傳統燈籠樣式取材。

今年48歲的冒卓祺形容，自己對紮作的熱情，到了瘋狂的程度，甚至會因琢磨一件作品的做法而通宵不睡，「小時候，嫌嫌買了一隻小小的紙紮麒麟給我玩，造工精巧，我從此對紮作產生興趣，心想學會了，我也能隨時擁有這些作品。家中也掛滿了我買回來的紮作

品。」

冒卓祺的童年滿載中國傳統習俗回憶，例如拜天祭祖，民間習俗相信紙祭品經洪爐燒成灰燼，就能傳送到陰間供先人享用，於是每逢過時過節舉辦的神誕活動，不同派別家門的紮作師傅，在會上各獻功夫，透過紮作品比拼實力以打響招牌，紙紮業極其興旺。

### 免費教授 盼文化傳承

冒卓祺說，當年四出尋找紮作名師，但紮作業往往技巧不外傳，他吃了不少閉門羹，才終於找到一家紮作店的師傅。雖然不教他，他也不趕他走，他在旁邊邊看邊學，掌握了紮作的基本功。

「我19歲入行，但90年代的香港，紮作其實已經步入夕陽了。」未能趕上50至70年代紙紮業最興盛的時代，冒卓祺自立門戶的頭八年，幾乎無錢交租，驅使他堅持下去的理由，他笑說，「單純吧，因為我細個就立志做一個紙紮師傅，除了學習傳統技藝，更多的是一種情懷。」

「請問可以教我做一個燈籠嗎？」正當記者與冒卓祺談着，一位女學生打斷了他的話。冒師傅二話不說就跑進店裏，拿出幾根竹篾來，對她說，「嘩！看好了，先用眼睛預計一下竹篾的長度，這決定了燈籠的大小。然後……」教了一輪，冒卓祺替女孩紮好了基本的骨架，讓女孩自己拿回家試試完成燈籠。

「這個不賺錢的，換其他師傅，一定不理她，我教她，是因為想這個文化可以傳承！」冒卓祺說罷也不禁發笑，想起以前希望學紮作但師傅不肯教，現在自己不收錢也想有人來學習。這時又來一個想學製作燈籠的學生，冒卓祺又馬上放下手上的漿糊，拿起剩下的竹篾，「嘩！看好了……」

## 大力推廣紮作 學子遍布中外

### 開班授徒

48歲的冒卓祺是紮作業新一代達人，為了傳承紮作藝術，他致力到不同的中學校園教授紮作技巧、在紮作工會開班授課，學生不乏外國人和日本人。他表示，香港的紮作文化保存得很好，雖然行業逐漸式微，但近年多了內地年輕人關注歷史傳統文化，「他們的學習地點，就是香港。」

2017年香港回歸20周年，冒卓祺應政府邀請，到英國唐人街展覽紮作

品，又現場介紹紮作文化及擺攤教授，現場反應熱烈。

### 應邀英國展覽作品

談到紙紮藝術傳承，冒卓祺滿懷希望，「香港的紮作文化其實保存得很好，不少書本都有記載，而且至今仍有相關表演，只是少人接手做。但近年又多了內地年輕人開始關注傳統文化，而他們的學習地點就是香港。」

冒卓祺說，內地發展步伐加速，學

習傳統技藝的人少了，傳統的紮作重鎮例如佛山、中山、台山等，都漸漸少了師傅和工廠。不過近10年，中秋、端午、清明在內地逐漸定為法定假期，年輕人又騰出了時間來關注傳統了，於是又多了人想學傳統手藝。

今年中秋節，冒卓祺形容是香港近三年來最熱鬧的，社會太平，疫情也放緩了，來看燈的人明顯增多，也有不少外國人來拍照留念，生意也較以往多四成。